

成长新小说

青春协奏曲

刘大凡 和她的同学们

庞 鸿 著



NLIC2970852038

少年儿童出版社

校 园 新 小 说

少 女 成 长 史

刘大凡和 她的同学们

庞 鸿 著



NLIC2970862038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刘大凡和她的同学们/庞鸿著.—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1

(逃逃丛书)

ISBN 978-7-5324-9073-8

I.①刘... II.①庞... III.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61413号



刘大凡和她的同学们

庞 鸿 著

丛书创意 秦文君

插图作者 刘学波

装帧设计 赵晓音

责任编辑 孙益恒 董远方 美术编辑 赵晓音

责任校对 黄亚承 技术编辑 许 辉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少儿网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印刷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980 1/16 印张 15.75 字数 231 千字

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4-9073-8/I·3444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刘大凡和她的同学们 / 3

五星期先生 / 31

时差一小时 / 50

许我向你看 / 86

再见雨天 / 121

又见姜元琴 / 160

陪 恋 / 191

作家心路:等待夏天 / 244



刘大凡和她的同学们



零

刘大凡看了看教室里的同学，他们下课后三三两两地闲谈着，没有人来理睬她。她靠墙坐着，身边的徐冉专心地利用下课时间抄着历史书。刘大凡有些踌躇了，她的呼吸声又不自觉地重了起来。

“徐冉，你去厕所吗？”她听到自己难听的声音，夹带着呼噜呼噜的喘气声。

“不去。”徐冉头也没有抬。

“我想去……”刘大凡感到莫名的羞耻。

徐冉将不耐烦挂在了脸上，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力把自己的椅子往前拖了拖，在她的椅子和后面的桌子间留了一个空。刘大凡尴尬地起身，她用力吸气收腹踮脚，横着身子从徐冉留给她的那条空隙中走出去。

走廊上的清新空气扫去了一些之前的尴尬。刘大凡自得其乐地走着。反正都一直这样过来了不是吗？她心里想。

刘大凡费劲地扭动身体上楼梯，才半层而已，她极力掩饰住粗重的呼吸声。面前走来的苗条高挑的女生们都自觉不自觉地看了她一眼。厕所里很空，刘大凡走进了一间，听到边上有谈话声。

“你是说一班的那个‘班花’么？”

“她名字好土！叫什么不好，叫‘大凡’！”刻薄的笑声。

“你看到过夏天时她穿那种沙滩裤时露出来的腿吗？她小腿比我大腿还粗！”大惊小怪的声音。

“也不知怎么会这么胖！我看到她爬楼，累得像要昏死过去一样，很吓人的！”

“对呀，上次全年级合唱比赛的时候，我在厕所看到别人帮她穿那条绿裙子。拉链死活拉不上，她背上那些肉啊，全都挤出来了！”

两个女生各自哈哈大笑起来，却不知道隔壁的刘大凡听得手脚冰凉。

刘大凡当然知道她们在说自己。不会有第二个人如此倒霉——既拥有俗得怪异的名字，又肥胖得让人咋舌。

巫婆！长舌妇！

她在心里怒吼，却不敢出去与那两个女生撞面。而那两个女生迟迟没有离开，她们在厕所里笑着，似乎在对着镜子化妆。刘大凡在狭小的厕所间里蹲着，她觉得腿很酸；臭味直灌入她的身体里，搅动她的脑袋与五脏六腑，眼泪就这样掉了下来。

—

刘大凡回到教室，听到徐冉正在和郑媛聊天。徐冉背对着她，厌恶地说：“你真是不知道她身上那种味道，油兮兮臭烘烘的。长那么胖还老是进进出出。真的好想换位子，我怎么就那么倒霉……”郑媛抬头看到走来的刘大凡，她尴尬地笑笑，说：“好啦，人家也挺可怜的。”刘大凡默默地走到徐冉跟前，徐冉没好气地拖了下椅子。“再拖一下，还是进不去……”刘大凡无地自容地说。徐冉用力一推桌子，弄出很大的声响。郑媛尴尬地说：“要上课了，我先回座位了。”

刘大凡装作若无其事地坐好。她理了理桌子，翻了翻书，想让自己看上去很忙。她的动作仿佛是有谁正看着她，尽管其实没有人会多看她两秒。

她好像突然想起什么，迅速转过身，把头埋进书包。她从书包内的小袋子里偷偷拿出一个样式很土的国产手机看了一下。

没有短信息,也没有未接电话。

她有些怅然地把书包放好,又开始安慰自己。本来她就没告诉任何人自己有了手机,当然就不会有人找她,有才奇怪呢!

二

“刘大凡”这个名字是爷爷起的。爷爷说名字不用太金贵,金贵了不好养。那一年土地征用后,爷爷带着刘大凡进城,两个人相依为命。刘大凡想改名字,她默默淌了几天的眼泪,又绝食抗议。爷爷由她闹着,但坚持着不同意改名。就这样一年年下来了,“刘大凡”这个名字也就像被铆钉越钉越死一般。刘大凡自己掐死了改名的念头。她安慰自己,反正以后可以自己取笔名。

为了奖励刘大凡考上了重点高中,爷爷动用了买墓的钱,给刘大凡买了一部手机。手机又大又丑,又是没听过的牌子,但是便宜。刘大凡不好开口要那些漂亮的高档手机。她知道爷爷不容易,她感激爷爷。

晚上,刘大凡和爷爷在桌子边面对面吃饭。爷爷在热气中抬起头,没头没尾地问了句:“学习累吗?”刘大凡低头扒饭,嘴里塞满了东西,含糊不清地回了一句“还好”。爷爷看着夹肉的刘大凡说:“少吃点肉,再这么胖下去,以后嫁不出去!”刘大凡脸红了,不乐意地放下了筷子。爷爷给她夹过去,说:“算了,这块就吃了吧。”

两个人就再也没什么话,只有碗勺碰撞的声音。热了多次的菜已经没有了味道,刘大凡麻木地咽着。热气悄悄地漫过来,弄湿了刘大凡的眼眶。她抬头看了看爷爷,隔着蒸汽,她觉得爷爷脸上的皱纹好像都没有了。

刘大凡捧着碗,在自己给自己制造的幻觉中出了神。

她一刻不离身的手机就是在这个时候震了一下。

很轻微地动了一下,仿佛还伴着“滴”的一声;轻微但是笃定,似乎为了证明它

的存在，它的震动牵动了刘大凡的口袋、衣服，像电流一样流遍她的全身，触到了她的神经。

刘大凡忙抬头看爷爷，他正在夹菜，他没有听到。其实是不可能听到的。

刘大凡心焦起来，她有些激动，她的手机自买来到现在第一次收到短信息，她想知道是谁，对她说了什么。在学校里没有人对她说话。她更加兴奋了。她觉得这顿饭太漫长了。

三

回到房间。刘大凡用手捂住口袋，她激动难耐地想会是谁呢。难道是徐冉来向她道歉，或者是坐在后面的那个讨厌的李青来问她作业？但是他们怎么会知道她的号码呢？

她一点一点地把手机抽出来，深呼吸了一口。是陌生号码，很正常，她的手机里没有储存任何人的号码。她按了“打开”。

只是一条活动广告短信。

刘大凡大失所望。她甚至绝望了。

她紧紧地捏住手机，不想再看到那条言语欢快有如嘲讽的短信息，她的呼吸又不自觉地重了。浓重的失落笼罩住她；之间又有一丝的释然，她不用再担心是谁发给她信息又考虑怎么回复了。爷爷在外面叫她，她必须得调整情绪，她高喊了一声：“来了！”

老天捉弄了刘大凡。几分钟后，她的手机再次轻微地震动了一下。刘大凡感到又羞又恼，她气呼呼地猛然掏出手机，想看也不看就删除信息。可她还是没舍得打开，她把手机扔在了边上，想过一会再看。但是那轻微的震动不间断地抓挠着她的心，她觉得那种被震麻的



感受持续不断地袭击着她。刘大凡烦躁地一把抓过手机，按了打开。她明白了自己的内心，她知道自己希望有人发消息给她，这等于是赤裸裸地暴露了她的孤独和渴望。刘大凡被一种莫名的伤感和自怜击中了。但这种难过的情绪在看过短信息之后瞬间消失。

“Hi，今天的数学作业是什么？”

真的有人发信息给她！是班里的同学，很显然。刘大凡激动得脸上的肉都一块块地僵硬了。她急匆匆地跑去翻记录作业的本子，一个字一个字地输入，发送前还认真地看了一遍。

对方很快回复了。“谢谢！没想到你回我了。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吧，徐冉小姐！”滑头的语气，应该是一个男生。可是，为什么是“徐冉小姐”？

刘大凡呆坐着，她有些明白了。

太残酷了。她恨这部手机，它好像让她到皇宫享尽华服美饰之后，再让她沦为街头的乞丐。她想了想，在屏幕里一个字一个字地输入：“我不是徐冉，你弄错了。”

徐冉的脸突然跳在了刘大凡的脑海里，对着别人都微微笑而只对她这个同桌皱起眉头的脸。“真的好想换位子，我怎么就那么倒霉……”她的声音也附带着响起来了，是那种嫌恶的声音。那种声音和神情，让刘大凡羞愧难当。

刘大凡狠狠地删除了刚才输入的字。她定了定神，又想了想，回复：“那你是谁？”

四

第二天刘大凡到了学校，徐冉又早已在那里看小说书了。无论刘大凡怎么早起，都赶不过徐冉，这意味着她必须让徐冉拖一下椅子，可以让她肥胖的身体挤进去。但是今天，刘大凡有种难以言说的优越感与兴奋感，她有些傲然地走到徐冉面前，说：“让我进去。”徐冉仍旧头也没有抬，随便地拖了下椅子。徐冉还是毫不在乎她，刘大凡有些失落。徐冉并不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

徐冉并不漂亮，算不得美女，但是耐看。更何况刘大凡坐在她身边，更显出

她的轻巧和清秀。就这点上来说,也许徐冉还应该感谢刘大凡。徐冉聪明,成绩很好,刘大凡在上课时张口结舌答不出问题时,老师总是无奈地叫起徐冉再回答,好像有意要突出这种对比。

这时后面的李青凑上来,他带着明显的讨好看着徐冉,又换了副厌恶的神情对刘大凡说:“死胖子!你能不能以后来早点啊!每次都要拖一下椅子,换作我,烦都烦死了!”

他转过头看着专心看书无动于衷的徐冉,“是吧,徐冉?”

徐冉没有理他。

“物理作业让我看看,徐冉?”李青不依不饶。

徐冉头也没回,她冷淡地说:“我已经交了。”

李青讪讪地坐了回去。刘大凡希望他会来问自己要物理作业,昨晚她花了很久时间,也终于做出了那几道难题。但是李青没有来向她要,这也很正常,他从来没有问她借过作业。

班里许多男生都偷偷喜欢着徐冉,大家众星捧月,李青也是一颗小星星。这种喜欢从来没有道明过,但又显得太明显了。可惜徐冉是冰山美人,永远冷淡地回应那些热情的火焰。这种高傲与普通的女中学生迥然,与众不同的气质更引得仰慕者痴迷不已。

钱初剑在这个时候走了进来,头发有一些乱,旁若无人却自有气概。徐冉与刘大凡同时抬起头看他,钱初剑却目不斜视地走过去了。徐冉有些恼,她把正在看的书重重地合上,扔在桌上。钱初剑仍然没有注意徐冉。他径直走到座位,与前排的郑媛打招呼:“你来得很早嘛!”

刘大凡也一直看着钱初剑,这种注目仿佛演唱会时台下粉丝对歌星的聚焦,不奢求对方来看自己,但是如果对方不经意地看了一眼自己,就会有仿佛被引爆的兴奋感。所以钱初剑不顾左右地走过时,刘大凡不像徐冉这样恼怒难抑,平时就没有人来注意她,更何况是一个心高气傲的男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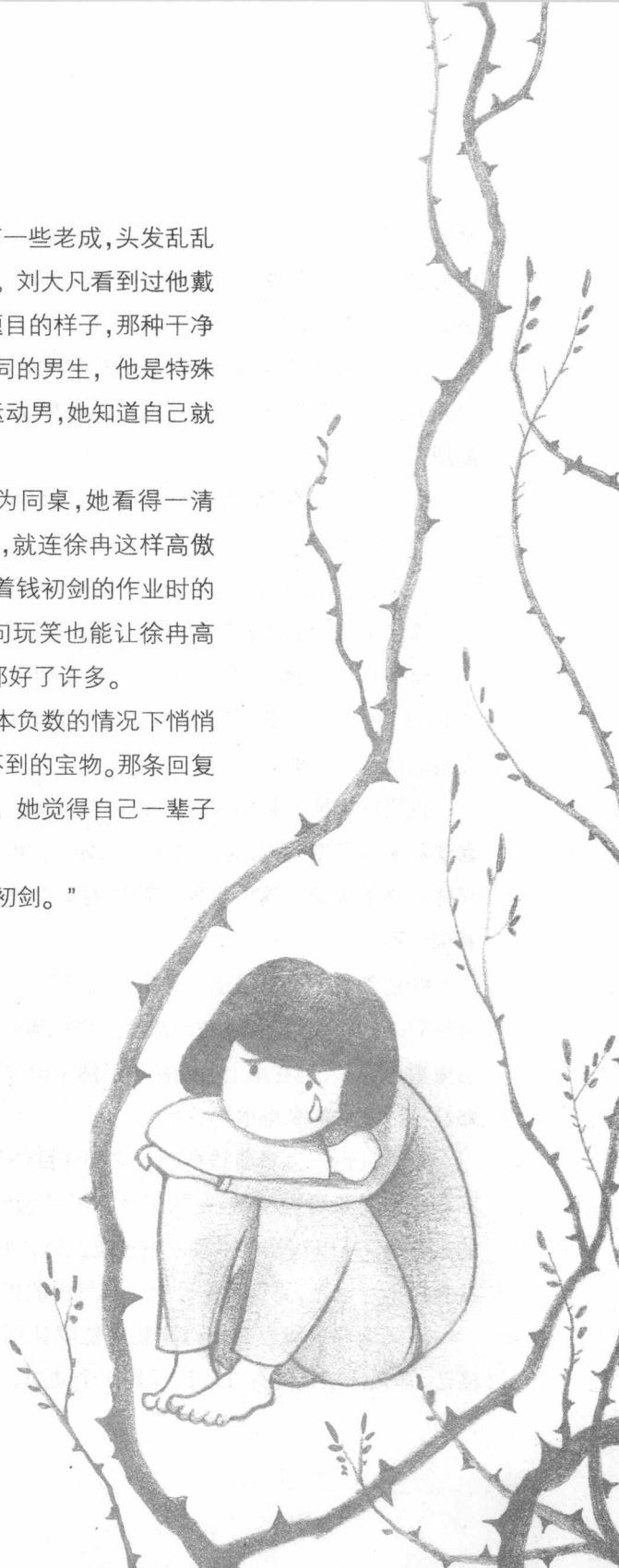
如果这个班级里有什么事物是能够让刘大凡继续来忍受被人忽视或嘲笑痛苦,那么钱初剑的存在应该算是一个动力。钱初剑绝对不是什么英俊王子,但刘

大凡欣赏他的一切。他面孔白净,有一些老成,头发乱乱的又很可爱;头脑灵活,数学非常好。刘大凡看到过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衬衫认真算题目的样子,那种干净透彻打动了刘大凡。这是个与众不同的男生,他是特殊的。刘大凡不喜欢那种高大威猛的运动男,她知道自己就是欣赏这样清秀温和的男生。

刘大凡知道徐冉也喜欢他,作为同桌,她看得一清二楚。女孩子的内心是很难掩盖的,就连徐冉这样高傲的人也不例外。刘大凡看到过她捧着钱初剑的作业时的欢欣表情,钱初剑走过时与她开几句玩笑也能让徐冉高兴上半天,甚至对待刘大凡的态度都好了许多。

但是今天,刘大凡的自信在原本负数的情况下悄悄增长了一些,仿佛她拿捏着别人触不到的宝物。那条回复的短信息一直存在刘大凡的手机里,她觉得自己一辈子都不会舍得删。

那条短信息的内容是:“我是钱初剑。”



五

英文里学到的一句短语是“put oneself in someone's shoes”，自己站在别人的鞋子里考虑问题，很形象地描绘出“设身处地”的意思。刘大凡觉得自己就正在做这样的事。自钱初剑的短信飞来之后，她开始了短信生活。更不一般的是，她必须把自己假想成徐冉，猜测徐冉的心态，想象她的生活。没有任何与男生打交道的经验的刘大凡，虚拟地练习着徐冉有可能的撒娇、激将、欲擒故纵。这种角色扮演，让她在惴惴不安中感到兴奋不已。

钱初剑每天晚上准时问候：“徐冉小姐，晚饭吃过了？”

以“徐冉小姐”作为开始的开头，每次都让刘大凡难堪不已。“是啊。”刘大凡抬头看了看默默洗碗的爷爷，家里永远是沉闷的气氛。她正要按发送，又返回，加了“呵呵”两个字。她发送了之后又有些后悔，徐冉那么冷淡，不太会有“呵呵”这样的热情。

不过对方似乎丝毫不在意。“真没想到可以和你发消息啊，你平常看上去都拒人千里之外的。”因为徐冉喜欢你啊，刘大凡想。

晚上，刘大凡无论如何也算不出来那道数学题，抓耳挠腮间她想到了手机那头的钱初剑。她发短消息过去求助。很久才收到回复，“徐冉也会有做不出题目的时候啊。应该自己独立完成嘛。”客气的拒绝让刘大凡心惊，她实在没有想到，然而她又有些小小的得意，她是以徐冉的身份出丑的，徐冉还不知情呢。刘大凡强装镇定地回复说：“知道你数学好，来问问你咯，干吗这么小气。”又过了很久才得到回复，勉强的几行公式，刘大凡赶紧抄上去了。她想，成绩好有什么了不起，还窝藏着不愿意教别人。

第二天作业本子发下来，赫然的大红叉，那道题刘大凡错了。

“徐冉小姐，晚饭吃过了？”晚上，钱初剑的短消息如期而至。

刘大凡想也没想就质问他：“你昨天教我做的那道数学题的方法是错的。”

“失误了呵呵，总有失手的时候嘛，我也错了。别生气哈。”

刘大凡仿佛被冰镇了。钱初剑骗了她。

她想起今天在学校里，李青又讨好地凑上来问徐冉要作业，“那道数学题我不会做，你做出来了吗？”

“班里谁数学最好就去问谁呗！”徐冉没好气地说。

刘大凡抬起头看她。不远处的钱初剑却根本没有注意，他正和郑媛聊得开心。

李青面子不薄，他继续嬉皮笑脸地说：“我只想看你的嘛。”

徐冉没有理会他，猛然回头喊：“钱初剑！数学作业借李青看一下！”傲慢的公主生气了，甚至要失态了。

几个人同时呆住了，李青，钱初剑，郑媛，以及一旁默默听着的刘大凡。

“啊？哦……”钱初剑还没从聊天的欢乐情绪中转出来，不明所以地把本子递了过来。刘大凡在李青打开本子的一刹那，看到钱初剑的那道数学题全对。

刘大凡疑惑为什么钱初剑要捉弄她，作为一直在欺骗他的亏心人，她第一个怀疑的就是聪明的钱初剑早就看穿她不是徐冉了。

她这个想法是有理由的。与李青这样的男生大相径庭，白天在学校里，钱初剑仍然对徐冉毫不在意。他反而看上去和郑媛关系非常良好，这是徐冉烦躁的原因。徐冉觉得谁都应该喜欢她，只要她想；可她却似乎偏偏败于一个平凡的郑媛手里。钱初剑的反行为让刘大凡非常不解，刘大凡知道他是聪明的，因为聪明，所以刘大凡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六

刘大凡不再像以前那样专心埋头读书了，她变得东张西望草木皆兵，像个八卦女一样开始好打听。晚上，她仍旧以徐冉的身份和钱初剑聊得不亦乐乎，她喜

欢上了这种生活。虚伪地撑过一天又一天,不管日后怎样,至少眼下是快活的。刘大凡用别人的身份赢得了少许的自尊——在短信中,她不再肥胖丑陋愚笨了,她是高傲的聪明的受宠爱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体验,她觉得无论怎样都是值得的。

就是在这种非正常的生活中,刘大凡的数学成绩成功地跌到了及格线以下。老师怒不可遏,喝令钱初剑替她补习。钱初剑没有刘大凡想象的那样不耐烦,他客气且温和,不像别人那样嘲讽鄙视她。刘大凡对钱初剑充满了感激。回家后,她第一次主动以徐冉的身份给钱初剑发了短消息,内容却是关于她自己。

“你觉得刘大凡这个人怎样?”

她读了一遍,觉得不妥,改成了“你觉得我同桌这个人怎样”。发出后,她忐忑不安,好像在等待一种审判。

“刘大凡?”这个不耐听的名字还是由对方说了出来。

“嗯,你觉得她怎样?”刚替她补习过数学,还是有印象的吧。

“有点胖,呵呵。”刘大凡觉得钱初剑太仁慈了,她明白自己不仅仅是“有点”的问题。

“她人还好吧?”

“我不熟啊,不过你不太喜欢她对吧?”对方开始争夺发话权。

“问你呢?”刘大凡心急。

“她也挺可怜的啊。”刘大凡想起郑媛,她曾经也善意地说过类似的话,“好啦,人家也挺可怜的。”也许是郑媛和钱初剑聊天时对他说起过自己。原来自己还是有人关注的,甚至钱初剑这样的男生也是理解她的。一时间刘大凡悲喜交集,仿佛多年来的委屈得到了补偿,她忍不住要落泪了。

“我觉得她应该是肥胖症吧,这个病要吃药治的。”对方还在发表他的看法。但他不知道,这句话像一剂强心剂,注射入刘大凡的体内,她感到自己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

刘大凡想问问钱初剑,他是怎么知道自己的号码的。但她担心如此一问会让对方最终发现自己并非徐冉。她想了又想,还是放弃了。糊涂一时也是必要的吧。